

АЛЕСЯ

库普林文集

阿列霞

杨 骅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АЛЕСЯ

库普林文集

阿列霞

ISBN 7-5327-2815-3



9 787532 728152 >

定 价： 18.00 元

易文网： www.ewen.cc

库普林文集

АЛЕСЯ

阿列霞

杨 骅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列霞/(俄罗斯)库普林著;杨骅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12

(库普林文集)

ISBN 7-5327-2815-3

I.阿... II.①库...②杨...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95970号

A. Куприн РАССКАЗЫ И ПОВЕСТИ

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шести том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8 年版译出

库普林文集

阿列霞

[俄]亚·库普林 著

杨骅等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55,000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册

ISBN 7-5327-2815-3/I·1718

定价: 18.00元

目 录

最后的演出	1
儿童花园	10
象	17
求职的姑娘	30
怀表	37
皮拉特卡	48
画家的毁灭	59
追求名声	78
胡言乱语	115
萍水相逢的人	126
神圣的谎言	139
黑色的闪电	154
甘勃里努斯	188
石榴石手镯	220
阿列霞	278

最后的演出

献给娜·奥·斯-卡娅

我受了致命的创伤，

依然演出格拉迪耶托罗夫战役……

——海涅^①

第三幕和第四幕之间的幕间休息结束了。乐队指挥伊凡·伊凡诺维奇·冯·海肯多尔夫刚刚在指挥演奏序曲中最引人入胜的那段，这首序曲分外明显地表现出犹太教徒在当巴比伦囚虏^②时痛哭流涕的情景。

伊凡·伊凡诺维奇酷爱那些自始至终演奏缠绵悱恻的赋格曲的剧本。在演奏时，长笛如泣似诉的哀号跟黑管感人肺腑的悲叹交织在一起，长号毫不留情地呜呜作响，土耳其鼓低沉的咚咚声盖过了一切乐声，而那些乐师在让一片嘈嘈杂杂的声响达到登峰造极后，准备放下乐器，他们那充满阴郁绝望的目光向乐队指挥投了一瞥……

这当儿伊凡·伊凡诺维奇创造出奇迹来了：他从这一边急速地转到那一边，表演难度极高的指挥动作，那种柔软的弹性使观

众惊叹不已。最后，他疲乏和激动得满面通红，当各种乐器汇成合奏的时候，他用得意洋洋的目光向观众环视了一下。

不过，这一次由于观众都忙于交谈这个初次上演的剧本。对伊凡·伊凡诺维奇在指挥演奏上建立的功勋无法表达恰如其分的惊异。人们小声地说着剧作者的姓名，同时向按字母排的厢座指指点点，那里坐着一个头发乱蓬蓬的年轻人。

舞台上出现一片忙乱的情景。阿列克谢·特罗菲莫维奇·佩图尼亚一人同时身兼三职，既是布景美术师、机械师，又是舞台监督，这时候他正处在极度焦灼不安中。

“放下来，把侧景放下来！”他没有穿常礼服，一边喊一边满舞台跑着。“对你们说，要轻一点，小心一点！听好，你这个愣头愣脑的，叫什么名字？”

“基里尔，”一个头发拳曲、身材高大的小伙子嘿嘿笑着回答。

“那你，亲爱的基里尔，马上跑到下面售票处去一趟，向安德烈·费利佩奇要我的手提包，明白了吗？喏，就是那种小小的、圆的手提包……快一点，跑着去！喂，您怎么在那儿睡着了？那幅河的布景在哪儿？尼古拉·安东诺维奇，您把河的布景忘记了，赶快准备！”

“让它挂起来好了，”从上面传来一个粗鲁的声音，“那些乐师妨碍了布置侧景，这会儿倒容易布置啦。”

“哎，尼古拉·安东诺维奇，那根转轴您修好了没有？上一回阿涅姆波季斯托夫弄坏了十四个齿轮。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

① 海涅(1797—1856)，德国著名诗人和政论家。

② 公元前五八六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占耶路撒冷后，灭犹太王国，俘大批犹太富人而归，历史上称为“巴比伦囚虏”。

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幅云的布景破成了一块块,河的布景透光了,侧景旧得朽烂了……”

最后几句话是对剧院老板兼剧团经理说的,这个人手执短皮鞭正匆匆穿过舞台。他个子高大,体格匀称,年纪三十五岁光景。他那又长又浓的黑发别有风韵地披垂在肩上,在黑发的衬托下,面孔带有一种自以为是、傲气凛然的特征。特别显得神气的是一双冷峻的灰色大眼睛,许多人,就连那些非常坚定果断的人都经受不住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

“请您注意,”阿列克谢·特罗菲莫维奇拚命大喊,做着最有力的手势。“安德柳什卡又酗酒了,陈旧的侧景一点也不顶用,可能会倒下来把人的脑袋砸破……”

“待会儿再说,待会儿再说,”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心不在焉地打断了他的话头。“戈莉斯卡娅在哪儿?”

“她在化妆室里,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阿列克谢·特罗菲莫维奇回答,说完又跑去分配任务了。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来到楼上,站在一扇油漆过的小门前,叩了几下。

“谁啊?进来!”门后面传来一个女人愉快的嗓音。

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戈莉斯卡娅是个美人儿。

每一次,当谈话涉及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的时候,悲剧演员阿涅姆波季斯托夫总是不住地翻着白眼,以致有一阵眼眶里只有一大块眼白在转动,同时用嘶哑的男低音扬声说:“女神!一位典雅的女神!”而当他在台上用假名法利耶里演出时,却以简短的、反而是刻毒的警句直刺那些商人妇的心:

身段啊

用不着撑腰架!① ——

确实,戈莉斯卡娅那秀丽端正的五官,优雅的侧影,大理石般光洁白皙的面庞,是担当得起女神这个称呼的。

剧院老板一进来,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骤然做了一个迎上前去的动作,但又坐到了圈椅里,只是白皙的腮帮上泛起了一片红晕。

“干吗我有幸一定要在自己的化妆室里看到您?”她勉强地问道,在她的声调中带有难以掩饰的痛苦和轻蔑。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甩了一下长长的黑发。这句直截了当的问话非常不合他的心意,因为他想一步一步地把事情说清楚。

“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我要求您,首先别用这样的口气说话,我听了怪不舒服,然后我要对您说,您的唉声叹气和绝望的眼色真正激怒了我。凭什么理由您要做这一切呢?您今天好像故意似的演得糟糕透了。幸而观众都喜爱您,要不整个戏就得垮台,彻底垮台……纯粹是女人的那套逻辑!对一个人发脾气,却给二十五个人造成麻烦。在这儿,除了我,剧作者感到难受,您的同事也感到难受;我相信,四分之三的观众是不会听您那垂死的噪音的。”

他站在她对面等待着回答,显得气忿而激动。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请您设想一下,”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终于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请您设想一下一个女人的处境吧,她生平第一次恋爱,而且爱得那么热烈,那么深沉。”

① 十九世纪末,西欧妇女用来扩张裙子,使姿态美观的装饰物。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做了一个不耐烦的动作。

“等一下！请您再设想一下，她把一个女人所能献出的一切都献给了他，可他却粗暴地凌辱这种热烈而盲目的爱情，任凭这个女人受命运的摆布。您想想，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正当这个女人快要自杀或者发疯的时候，她却不得不登台演出，让千百人消遣作乐。”

“得了吧！我早就知道了，”剧院老板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头。“您可以直截了当地要求我说明情况，何必在这儿装模作样地打譬喻呢？当初我对您表白我的爱情时，我的话都是出于肺腑的，正像您所表白的那样……想必是这样吧。既然您不再爱我，我是不会心痛和要求爱情的！要是我心里感到难受，我会在我的剧院的第一根梁上吊死；要是情敌的嫉妒和愤恨折磨着我，我沉不住气，就会干出我想干的事情来：比如说，拿起这个玻璃瓶，砸破某个人的脑袋……”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莉斯卡娅反驳说。“您似乎忘记了我是一个女人，我……”

“嘿，还不是一个样儿！老实说，我不明白，压根儿不明白那些多愁善感的庸夫俗子，他们硬说什么，男女一旦同居，相互间会产生一种道义上的义务。您多么不害臊，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那些黄花闺女这样想还情有可原，她们一听到男人说话中有求爱的暗示，就要同他结为夫妇！您对我中意，我对您中意——依您看，这是正常的吧？而我不再中意您，难道这就是不正常吗？”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那您作出的山盟海誓呢？您记得吗，您当时是怎样表白那些在您看来还是神圣的、可以证明您的爱情的誓言的吗？”

“那又怎么样呢？也许您以为我是一个木偶吧？那股在您身上同样燃起的烈火一般的情欲，会使处在我地位上的任何人作出像我所作的一样的誓言！好吧，就算我应该履行这些誓言；可是，在我对您说了以后，事情摆得很清楚，我不再中意您了，如果我再使您相信我的爱情，难道您会高兴吗？我不能任意表白柔情蜜意，这点您肯定会同意的！”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您一点也没有想到，我要做母亲了，”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转过身去低声说。

她在忸怩不安中显得那么妩媚动人，剧院老板看了，脑际顿时闪过一个念头：我还是能使她相信我的爱情的，那就对她说：“我是想考验考验她。”但这只是一闪而过的想法；他抛开了这个诱惑人的念头，用严峻的声调回答：

“那又怎么样？必须按合法的方式保障孩子的生活吗？您想要这样吗？我很乐意……”

他还来不及把话讲完，那个被凌辱的女人从圈椅里站起来，愤怒得喘不上气，几乎悄悄地说：

“滚开！”

这声“滚开”比响亮的叫喊更加有力。他，一个在任何情况下从来不会张皇失措的人，这时却耷拉着脑袋，顺从地走了出去。

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久久地望着那扇关上的门，几乎昏厥地跌坐在圈椅里。她脑际像噩梦一样掠过痛苦的念头，接着搅成了一团，同时出现了一个可怕的主意，渐渐地成熟了。

“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您要登场啦，请快一点。”过了一些时候传来了瓦利佐夫嘶哑的男低音。正像刻薄的阿涅姆波季斯托夫评价他的那样，在多才多艺上，他是一个最好的喜剧演员，

但也不是一个最差的赌棍。

她不愧为第一流的女演员，能够竭力克制住激动，干巴巴地然而坚定地回答：

“登场！……您就说我登场。”

台上气氛显得沉闷。这时正演出最后一幕，在这一幕中，一个年轻姑娘被情人（这个角色由剧院老板扮演）欺骗，在受到不应有的责备后，服毒自尽，把对她热爱过的那个人的诅咒带到了坟墓里。戈莉斯卡娅靠在侧景上站着等待出场，她脸色苍白，心怦怦直跳。有人抓住她的手紧紧握着。她听到导演在耳畔同情地说：

“您面如土色，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要不要喝点水？……”

她默默不语，否定地摇摇头。

“快开始了，快开始了，”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恐惧地思忖，“我要最后一次问他，他必须回答我，一定会通过剧中人说的话了解我的痛苦……唉，我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啊……可这个讨厌的阿涅姆波季斯托夫倒在哇哇叫着，装腔作势！”

她终于等到了这样的时刻：阿涅姆波季斯托夫猫着腰，装出那种表示愤怒的痉挛动作，走到了侧景后面，用阴沉的男低音像五雷轰顶那样强烈地诅咒那个卑鄙的家伙，接着导演生硬地低声说：“该您登场了，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她终于等到登场了。

她登场了，尽管她内心悲愤交加，还是显得仪态万方，雍容华贵，即便是她的扮相，已足以使千百颗心颤抖、狂跳。

除了那个一动不动站在台中央的高大健壮的人以外，她什么也没有看到；她自个儿也不知道，这个人激起了她什么样的感情：是早先神圣的爱情，还是深刻的憎恨和蔑视……

“他会说什么呢？”她脑海中闪过这样的念头。“难道这就无法打动这颗冷酷的心吗？对我说吧：你爱我，像以前一样拥抱我，我呢，把一切都献给你——我爱你，天长地久，永不变心……但是，难道这是可能的吗？难道我还有一线希望？……眼看他就要说什么了……不会的！这不过是一些同样冷酷无情的话，同样难以忍受的故意的嘲笑罢了……”

她扭绞着双手痛哭起来，一边哭一边祈求着爱情，祈求着宽容。她诅咒他会受到神意裁判和世俗审判，然后又疯狂而绝望地痛哭着……

难道他不了解她的心意，对呼天抢地的号叫一点没有反应？

成千上万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不了解她，他是不会把女演员看成一个女人的；他显得冷淡而又傲慢，当面恶毒地责骂她，抛弃她。

她孤单单一个人留了下来。

一切变得那么吓人，每个人都觉得脊背上掠过一阵寒战。

提台词人惊异得啪的一声合上了脚本——那里没有一句台词是跟这些忧郁的哀诉对得起来的。

提琴手开始拉紧减音器，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发愣，眼睛由于恐惧睁得大大的。

而她在用哀痛欲绝的嗓音诉说自己不幸夭折的恋爱经过；她抱怨造化弄人，恳求上苍速赐一死，她为那个毁灭她一生的人祈祷，同时又对他诅咒。剧场里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每句话都可以分外清晰地听到……

戈莉斯卡娅蓦地站定，然后慢慢地走到脚灯前。她不再失声痛哭，不再绝望地扭绞着双手；她的脸上浮现出明朗安详的神色。她双手捧着一个闪闪发亮的磨砂玻璃小瓶，瓶里盛着暗黑

色的液体。

“唉，这气味多么难闻啊……真可怕……必须下一股狠劲……苦得很……胸口都烧灼起来了……”

她那双令人惊异的大眼睛向观众环视了一下……她脸色顿时煞白，身子晃了晃，随着一声撕裂人心的可怕的喊叫，她跌倒在地板上。在观众苍白的脸上，现出狂喜和一种惘然若失、困惑不解的神情。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帷幕慢慢地落下了，但是——一瞬间暴风雨似的掌声响彻整个剧院。

“戈莉斯卡娅！戈莉斯卡娅！”到处响起了喊声，楼座的观众跺着脚，发出疯狂似的喧闹声，不时还可以听到歇斯底里的号叫。帷幕的一角抖动了一下，有人从台上犹豫地瞧了一眼，又隐没不见了。

“戈莉斯卡娅！戈莉斯卡娅！棒极啦！”喊声没有静息下来；帷幕又轻轻地掀动了一下，人们纷纷把花环和花束投到台上去。

可这是怎么一回事？脚灯前出现了一个人，他脸色苍白，显得惊慌不安。他那泪水模糊的眼睛慢慢地向剧场四周望了望，用颤抖的、轻得勉强才能听到的嗓音说：

“先生们，戈莉斯卡娅已经离开人世了……”

杨 骅 译

儿童花园

伊里亚·萨莫伊洛维奇·布尔明在保护孤儿法庭担任录事长。他近五十岁时妻子死了，他的女儿才七岁。萨什尼卡是个难看的瘦小而贫血的女孩；她身体长得不好，吃得很少，每次吃饭总得拿狼呀，扫烟囱工呀，警察呀吓唬她才肯吃。在大城市的喧闹和沸腾的生活中，她好像长在石砌的古老房屋隙缝里的凋萎的小草，天知道它们是怎么生长的。

有一次她生病了。她生病的原因，是由于她性格温顺，总是忧忧郁郁，整天一声不响地坐在阴暗的角落里，对世上的一切漠不关心。当布尔明问她：“你怎么啦，萨什尼卡？”她总是用凄婉的嗓音回答：“没有什么，爸爸，我只是有点儿气闷……”

布尔明最后决定把住在对面的医生请来。医生走到地下室，跨进布尔明租住的靠右面后边的半间，好一阵寻找着可以放置身上穿的那件貉绒皮袄的地方。但是，由于所有的地方都是湿漉漉的、肮脏的，他索性穿在身上不脱了。一些女人，也是地下室的居民，围住了他，但保持相当的距离。她们把手掌托住下巴，用悲戚的目光望着医生，一边唉声叹气，一边听着“冷漠”、“贫血症”和“佝偻病的体格”等词儿。

“她需要良好的营养，”医生用严肃的口气说，“肉羹，陈波尔图酒^①，新鲜的鸡蛋和水果。”

“是，是……对，对，对，”伊里亚·萨莫伊洛维奇反复地说。他在保护孤儿法庭里养成了对每个上司卑躬屈膝、唯唯诺诺的习惯。

这时候他忧伤地向上望望绿色的玻璃窗，望望落满灰尘的天竺葵，它在地下室潮湿闷人的空气中正慢慢地在凋萎。

“最重要的是新鲜空气……我特别建议您的女儿到南方克里米亚海边去呼吸新鲜空气，并且洗海水浴……”

“是，是，是……对，对……”

“还有葡萄酒疗法……”

“对，对……葡萄酒……”

“我再说一遍，主要的是新鲜空气和树木的绿荫、绿荫、绿荫……接着是……对不起，我太忙了……这是什么？不，不，我不收费，对穷苦人我不收费……一向是免费的……对穷苦人是一向免费的……再见。”

如果为了他女儿的幸福，要求伊里亚·萨莫伊洛维奇忍痛砍掉一只手（只能是左手，右手他可要用来抄写的），那他一刹那也不会犹豫的。但是，一瓶陈波尔图酒却要他付出十八卢布三十三戈比的薪金……

女孩渐渐消瘦了。

“哦，萨什尼卡，我的宝贝，告诉我你要什么东西？”伊里亚·萨莫伊洛维奇一边问，一边忧愁地望着女儿那对严肃的大眼睛。

^① 产于葡萄牙波尔图的葡萄酒。

“什么也不要，爸爸……”

“小女儿，你要洋娃娃吗？一个会闭上眼睛的大洋娃娃，你要吗？”

“不要，爸爸。我感到气闷。”

“你要带小图片的糖果吗？苹果呢？黄皮鞋呢？”

“我感到气闷！”

可是，有一次她提出了一个小小的愿望。这事发生在春天，那正是落满灰尘的天竺葵在布满五颜六色花纹的绿色玻璃后面欣欣向荣地生长的时候。

“爸爸……我要到花园里去……带我到花园里去……那儿有……绿油油的树叶……青草……像在教母的小花园里那样。让我们到教母家去吧，好爸爸……”

她只去过一次花园，那是两年前，她在教母，调解法庭文书的妻子的别墅里度过了两天……她当然不会记得，“文书太太”骇人听闻地把几只剩有残茶的茶杯扔过来，几乎丢到了干亲家们的脸上，还故意在隔壁用舞台上 *à part* ^① 的腔调大声唠叨着奚落无赖和流浪汉一类的话。

“我要到教母的花园里去，好爸爸……”

“好，好，孩子，别哭啦，我的宝贝，等天气好起来，就到花园里去……”

风和日丽的天气终于来临了，布尔明带着女儿到公园里去。萨什尼卡真的活跃起来。她当然还不敢跟别的孩子一起用沙土做肉饼和美味的点心，但带着掩饰不住的高兴神情望着他们。她一动不动地坐在公园的一张高高的长凳上，跟那些面颊红润、

^① 法语：旁白。